

青梅散落，竹马不再

手落到门框上的时候，温怀璧的动作却又突然顿住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收回了手，转身要走。

但没走两步，他又回过身去，再次抬手要推门，手却落在门框上迟迟没动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他又收回手，敛眸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
屋子里，姜虞听见方才的脚步声，压低声音道：「下人可能要过来，你从后门出去。」

李承昀看着她，没说话。

她冷脸给他带路：「跟着。」

李承昀蹭了蹭腰间佩刀，突然道：「你口口声声说爱他，如今放我走了，不怕害了他？」

姜虞脚步一顿：「你以为我不会告诉他？」

李承昀笑出了声，他扯了一下她的袖口，把她扯进怀里：「别闹了，姜虞。你说与我没关系，如今又帮着我离开，这就是你说的没关系？」

「李将军自重。」姜虞直接从他怀中挣了出来。

她掸了掸衣袖：「你若不拿刀抵我脖子，我自然会叫人进来擒你，但事已至此，我若不帮你离开，万一有人进来看见误会了，我就算长了十张嘴都说不清。」

李承昀眸色深黯，没说话。

姜虞把长乐殿花园中的偏门打开：「你我早就没关系了，今日如此也当我还你五年前鸾铃之祸的救命恩，从此你我互不相欠。」

李承昀像是听见什么好笑的笑话似的，问她：「两清？」

她点点头：「李大人无法再挟恩图报了，不是吗？」

李承昀看着她的眼睛，然后突然别开视线，伸手蒙住她的眼。

他不想看她那双一点感情都没有的眼睛。

姜虞眼前突然一黑，就听见他贴近她耳边一字一顿道：「做梦。」

她用力打开他的手，退开一步：「自重。」

李承昀的手虚虚落在空中一顿：「姜虞，你我之间永不两清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和我脱开关系。」

「永不两清？救命恩都偿了，李将军还嫌不够？」她语气有点厌烦，突然伸手拔出他腰间佩刀，「行，你为救我挨的那一

刀，今天也一道还给你。」

手起刀落，刀刃在手臂上划出一道血痕，顷刻间有血珠子直接从她的手臂上冒了出来。

李承昀见刀子还要继续往深了戳，直接伸出手去攥住了刀锋，死死不让刀子继续往下落。

尖锐的剑锋把他手掌中的皮肉刺破，他不知道疼似的，只红着眼看她，握着刀的手直接一转，将滴着血的刀刃又扭转了个方向，「锵」的一声又插回刀鞘中。

他语气危险：「你疯了。」

姜虞道：「疯的人是你。」

他突然笑了，舔了舔唇：「见过疯子发起疯来的样子吗？」

姜虞看着偏门，逐客的意思很明显。

他也没有多留，鲜血淋漓的手掌轻轻抚了一下自己的佩刀：「游戏开始了，姜虞。」

她没有说话。

他赤红着眼笑：「我会与他争，不管江山还是美人。」

她还是没说话。

他也不在意她的回应，转身走了。

走出几步后，他脚步顿了顿：「过几日的围猎，别去。」

姜虞看着他的背影，等他走远后才动了动唇：「与你何干？」

说完，她合上门扉回了屋子里，方才踏进偏屋就听见屋外有宫女惊呼：「陛下！」

她脚步一顿，赶忙往正殿里跑，跑到桌前坐下的时候，温怀璧正好推门进来。

姜虞拿起筷子拨弄盘子里的青菜：「陛下不是嫌臣妾碍眼吗？这才几天呐，急着到臣妾这来找不痛快？」

温怀璧看着桌上一筷子没动的青菜：「姜贵妃是在质问朕？」

姜虞从桌上拿了颗青梅塞进嘴里：「臣妾不敢，整个大邺宫都是陛下的，陛下爱去哪去哪。」

温怀璧把桌上一簋子青梅推开：「姜贵妃知道就好。」

姜虞看着那一簋子青梅离自己越来越远，假笑道：「那陛下慢慢坐着，臣妾就不在这碍眼了。」

温怀璧见她起身要往屋外走，目光又落在屋外站着的几个宫女身上，语气有些微微发凉：「都退下。」

姜虞道：「好嘞，臣妾这就走。」

温怀璧食指蹭了蹭扳指：「朕叫你退下了吗？」

屋外的宫人们见皇帝似笑非笑看着她们，这才后知后觉意识到他是在叫她们退下，于是连忙关上门：「奴婢们这就告退！」

姜虞见门被「咣」地一下关上了，不情不愿又走回去坐下了：「陛下，臣妾在午睡，陛下若是没什么贵干的话……」

「朕记得姜贵妃没有午睡的习惯。」温怀璧打断她。

姜虞撑着脑袋：「陛下日理万机，不记得是应该的。」

温怀璧揉了揉额角：「姜贵妃这是怪朕关心少了？」

姜虞继续假笑：「怎么会呢？臣妾不敢。」

温怀璧哼笑一声，转了话题：「你方才可有听见什么动静？」

姜虞咬了咬下嘴唇，垂着眼睛不看她：「臣妾睡得沉，就听见宫女叫您，还以为自己做梦都在想您呢，于是赶紧起身来迎接您了，没想到陛下真的来了，您说的可是您过来长乐殿闹出的动静？」

温怀璧唇角微扬，笑容未达眼底：「姜贵妃特意起身迎接，朕感动得很，朕原本是来看看长乐殿藏没藏贼人，现在倒想在这里喝杯茶了。」

姜虞古怪地看了他一眼，夹枪带棒道：「臣妾伤一好，陛下就迫不及待叫臣妾迁宫，想来也是嫌弃得很，怎么这会儿不嫌弃了，还和臣妾共处一室？」

温怀璧闭眼揉了揉额角，又见姜虞坐在那不动，于是掀起眼皮子看她：「怎么，姜贵妃连杯茶都不愿意请？」

他近日一直觉得头晕头疼，症状一天比一天严重，有时候还有些喘不过气来，眩晕之间总觉得自己的魂魄在抽离，太医换了好几个，都说他身体没问题，也开不出药方来治他的头疼，但今日一见到姜虞就好了许多。

奇了怪了。

姜虞闻言，慢吞吞起身去给他煮了一壶茶，然后直接把茶壶放在了他面前。

温怀璧看着面前空空的茶盏：「不是做梦都在想朕？坐过来给朕斟茶。」

姜虞皮笑肉不笑，又磨磨蹭蹭去给他斟茶。

茶壶的盖子没盖牢，茶水又满满当当，壶身一倾斜，壶里满满当当的茶水就冲开了茶壶盖子，「喇啦」一下直接泼了出来，还滚烫滚烫的茶水直接洒在了姜虞胳膊上，还有些茶水泼在桌上，一下子又顺着桌子洒到温怀璧身上。

他皱眉站起身，拿桌上的帕子擦衣服上的水：「姜贵妃，你.....」

说着，他目光转向姜虞，余光瞥见姜虞掀开袖子的手臂上有一道刀口，不算太深。

他话音一顿，猛地伸手攥着她的手腕，把她拽到跟前：「谁伤的？」

姜虞把手往回缩：「前几天不小心划伤的。」

温怀璧拧眉：「这么新的伤口，你当朕是傻子？刚才是不是有人进来挟持你，你跟朕说，朕把他……」

说到这里，他话音又顿住了。

因为两个人离得近，他看见她的衣服上有一根黑色的头发。

姜虞的头发并不是纯黑的，大约是因为从小到大待遇都不大好，她的头发虽然多，但发丝却很细很柔，是深深的栗色。

她衣服上的发丝是纯黑色的，看起来也粗一些，一瞧就知道不是她的。

温怀璧突然掀唇笑了，声音凉凉的：「也是，姜贵妃可不是让自己吃哑巴亏的性子，被人挟持了怎么可能忍气吞声？」

他看着姜虞的眼睛：「除非……」

姜虞突然觉得屋子里有点冷，她垂下眼不和他对视：「除非什么？」

温怀璧笑出声来，修长的手指落在她肩膀上，然后顺着肩膀线往下游移一点，慢条斯理拈起她衣服上那一根黑发：「除非是姜贵妃熟悉的人，你说呢？」

他把那根头发拈到她面前：「让朕猜猜，这头发的主人是谁，竟然能让姜贵妃好心隐瞒，嗯？」

姜虞低下头，往旁边侧了侧身子，嘴硬：「臣妾听不懂。」

温怀璧直接钳住她的手腕，把她整个人扯回自己面前，掐着她的下巴强迫她抬头看他：「姜虞，不要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挑战朕的耐心，明白吗？」

姜虞抽手：「明……」

话音未落，温怀璧直接松了手，一甩袖子就往外走。

因为他突然松手，姜虞直接踉跄两步坐在了椅子上，她看着他的背影，揉了揉发红的手腕，嘴巴张了张，但见他走远了，最终也没喊住他说一句话。

门外的宫女见皇帝冷着脸走了，连忙冲了进来：「娘娘，陛下好像生气了，奴婢进宫这么些年从来没见过陛下脸色这么差，您还好吧？」

姜虞又朝门外看了一眼，见他的背影已经消失了，于是垂下眼看自己的手腕，半晌才低声道：「本宫好着呢。」

宫女扯了扯她的衣服：「娘娘，您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没事的样子。」

姜虞看着被温怀璧推到桌边的青梅，突然伸手拿了一颗起来，她把青梅塞进嘴里，总觉得不如方才的甜，还有些微微涩嘴。

她把青梅嚼碎吞了，然后打发小宫女去摘青梅：「这青梅有点涩嘴，你再去采些来吧。」

小宫女应声，提着篮子去采青梅了，临去前还自己吃了一颗，走出长乐殿才小声嘟囔道：「挺甜的呀。」

青梅林就在马场旁边不远处，每年仲夏时正是吃青梅的时候，一到这个时候，一颗颗青色的小圆球挂在树上，摇摇欲坠，熟到透了就会自己落在地上，铺个满地，林中全是酸甜的果香气。

李承昀离开长乐殿的时候，正好路过这片青梅林，他驻足一会儿，然后鬼使神差地往林子深处走去，回过神的时候已经站在了一棵结满果子的青梅树下。

他一言不发地在树下站了好一会儿，然后突然蹲下身去，用还在流血的手拨开地上落叶，一点一点开始刨土。

手上的伤口被撕扯得越来越大，他好像感觉不到疼一样，任由鲜血从伤口里流出来，然后滴在湿润的土壤上，在棕褐色的土里洇上一小片血红。

过了一会儿，土坑里出现了个小小的铁匣子。

铁匣子上花纹简单，上面还有些刮痕，看起来不怎么值钱的样子。

但李承昀的动作非常小心，他把铁匣子取出来，指尖蹭过上面的刮痕，好像在透过数年物是人非的光阴抚摸从前种种。

他与姜虞的结缘本就是错，起初他是要杀了姜虞的，但她运气不错，每次在他要下手的时候就会来人。她不知道他要杀她，还天真地因为一个金元宝敞开心扉把他当朋友，说他是除了姜嫣以外唯一对她好的人。

她小时候受家里仆人欺辱，连个肉饼子都只能去厨房里偷，被发现了还得挨打，于是她把自己伪装成全身是刺的刺猬，除了他和姜嫣，对旁人都带着刺，睚眦必报，像只多毛的小野猫。

有年宫中仲夏宴，姜嫣病了，姜老爷和姜夫人才带着她进宫，她心防重，进了宫就跟在他后面，他席间带她出了主殿跑到青梅林来，还偷吃了宫里许多青梅。

其实那年的青梅很甜，是他吃过最甜的青梅。

姜虞坐在青梅树下，突然从怀里掏出个铁匣子，扯他衣服：「这个是淑妃娘娘赏我的镯子，我爹娘没看见，咱们把它埋起来吧，等我长大了有机会再进宫来挖！」

他在夜色中看她：「淑妃娘娘赏的东西，你敢埋土里？」

她嘤嘤嘴：「她又不会知道，但我爹娘要是知道了，肯定得拿走！」

见他不动，她又扯了扯他衣服：「你不是还说以后要娶我当新娘子吗，我这是给自己攒嫁妆，有钱了才能嫁你！」

他伸手给她挖了个坑：「别胡言乱语。」

时光打马而过，年少时埋的铁匣子隔了多年又重见天日，可他捧着铁匣子迟迟没打开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用衣服把刚刚滴在铁匣上的血擦净，然后才将匣子缓缓打开。

玉镯还是当年那只玉镯，好端端地躺在大红色锦缎上，但玉镯上放了一支金灿灿的簪子，是他当年送予她定情的那支，也是那日在别院里他威胁她不许摘的那支。

她没扔，只是和多年前说要再挖出来的玉镯埋在了一起。

他喉结上下动了动，声音低哑：「守财奴。」

一阵风过，吹得他衣袍翻飞，挂在腰间的那枚不大起眼的平安扣也跟着一起动。

他站了很久，突然一拳打在青梅树上，拳头鲜血淋漓，树干摇了几下，树叶哗啦啦地摇来摇去，树上的青梅跟着扑簌扑簌掉了一地。

他伸手接住一颗，送进嘴里。

酸、涩、苦，远远不如那年仲夏时的那样甜。

他声音很哑，抚着那个铁匣子，目光晦暗：「你只能属于我。」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天色渐渐暗了，浓浓的夜色一点点把青梅林笼罩，黑暗把林中的人影吞了个干干净净，再也瞧不见有人站

在里面。

姜虞宫中的婢女挎着篮子来的时候，林子里已经没有人了，只有远远的林子深处，有一棵青梅树下散了一地的果子。

她借月光瞧见那一地青梅，提着篮子狐疑走过去捡果子，嘴里还呢喃着：「还没到梅子落地的时候呢，这青梅现在怎么自己掉了满地？」

其实小婢女不知道，青梅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散落了满地。

从前的从前，是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。

但后来的后来，是青梅散落，竹马不再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